

責任編輯 王婉珠
書籍設計 a_kun

書名 畫布上的靈眼：色與線與善與惡
著者 丁建元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16 樓
印刷
版次 2021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50 × 230 mm）34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4829-4



拾穗者	001
深淵旁	009
莊園殘	016
近衛軍臨刑的早晨	028
不相稱的婚姻	049
猶太人的孩子	060
路上	071
罪的眼	080
縫衣女	088
色之惑	095
英雄岔路口	106
午茶時的主	115
少校的求婚	129
神明此時莅臨	137
內戰的預感	153
無法慰藉的憂傷	160
荷拉斯兄弟之誓	169
處決兒子的布魯圖斯	182
彌賽亞的蔚藍	194
臨刑者	199
永寂之上	207
危病的女孩	215
馬拉之死	225
父親輩	239
附：丁建元：探尋生命與藝術的極致之美	248
曲末終	257



ONE

拾穗，拾穗的三個女人。當米勒完成此作後，便立即受到許多人的非議和詬病。這幅作品為希臘王子預購，可是，當王子看到後，感到失望甚至有些惱怒，巴黎的街頭巷尾，多少美女麗媛，明眸皓齒，娉婷婀娜，可是，米勒居然給他畫了三位拾麥穗的農婦，她們醜而且臃腫，更別說連面孔都沒露出來！連總是支持米勒的藝術評論家羅·德·聖-維克托看後都連連搖頭，遺憾地說道：“這些女人好像是擺在田野裏的烏鴉。米勒先生似乎以為，蹩腳的技巧適合於表現貧窮的場面；他畫醜陋也沒有重點，他的粗魯絲毫沒有減弱。”話說得明白，畫風蹩腳粗魯，看不到重點，尤其不該把目光對準毫無美感的下里巴人。

精於寫實的畫家在巴黎眾多，但極少有人把題材落在郊外農村。眼睛聚焦在農民身上的畫家，恐怕唯有米勒。維克托不理解，米勒已經偏離了巴黎所謂高雅的繪畫主流，就是描繪“貧窮的場面”，畫出“醜陋”，此畫也如希臘王子的埋怨，米勒有意隱去了人物的面孔。

收麥的日子，滿目是豐收景象。平遠的麥田好像從觀眾的腳下推至遙遠，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村莊。高大的綠樹下，幾座寬大的房屋，白色的山牆，兩坡紅瓦，或許那就是存糧的倉庫。再遠，是拉開的地平綫，只能隱隱看到灰藍和微綠的細痕，天地空間完全困住人的視野，使得麥田佔據了三分之二畫幅；在米勒的筆下，空曠的麥田似乎有種微妙的傾斜，人感覺有某種些許的暈眩。割麥，當然是從畫的下面向前推進的，幾日過去，人們已經收割到遠處，這邊早已拾掇乾淨。割麥的人們依然不懈地忙碌着，成群的收割者橫散着排開，即使因為透視，但依然能看得清楚，多數人都彎着腰，不停地揮拉着鐮刀。距離雖然使物像變虛，但米勒取其神韻，生動畫出割麥人的不同姿勢。側耳彷彿能聽到無數鐮刀混亂地、沙沙地插進麥壟，以及刀刃混雜連續地割斷麥秸的嚓

嚓聲。麥稈上的塵土乾燥地浮揚，落在人的手上、胳膊上和臉上。太陽照耀着麥田，勞作者都穿着灰色、白色的單衣。男人戴着遮陽帽；女人穿着裙子，頭戴軟帽或繫着白帕。可以想像，汗水和着粉塵，從他們的額頭、從耳輪前後和脖梗涔涔流淌，溼後背，身上散發出熱烘烘的體味兒。

在收割者後面，滿地躺着結實的麥捆。如果太陽曬久了，穗上的麥粒就會脫落，必須儘快運走。這邊有幾個人正在忙着裝車。大車後面插着兩根粗長的木槓子，麥捆就層層上摞。麥子已經摞得很高很高，似乎已經到了載重的極限，頂上的男人正在用力扯拉着繩索，但下面的人還是叉起一捆麥子全力上舉。實在裝不下了，車下兩位婦女，穿着相似的淡黃衣裙，各抱着一捆麥子正要轉身離開。大車前頭，兩匹青黑色的大馬好像覺得就要啟程，端正地站好等待車夫的指令。

成熟麥子的橘黃色、明黃色，成為《拾穗者》當然的主色調。此時不是明媚燦爛的艷陽天，空中浮着淡薄的雲，但光照還是明亮暖熱。陽光照耀着麥田，麥田也反耀着陽光，麥田裏的塵埃飄起來，和天上的雲都成了金黃色。大車前面，還有臨時堆起的麥垛，遠近如小小金山，麥垛四周又是散亂的麥捆，有的麥捆因為匆忙鬆開了，實在顧不上，那就先攤在地上……細節，米勒就以這些個細節，反復表現如此豐稔甚至奢侈的景象，空氣中瀰漫着醉人的麥香！

畫面分為天地兩層，地上只有近景和遠景，反而更加強化了對比的鮮明。米勒用了這麼多橘黃和明黃，色塊有深有淺，鋪陳着田地的富饒和慷慨，但在三位拾穗婦女這裏，收割後的麥茬地，幾乎只有黑土。黑是土的本色，在米勒這裏，他把土地畫出了土壤。土地和土壤不同，土地是泛指，土壤是耕種者最切身的生存地畝，它就是種植、摘情和糧食；這黑色的土壤疏鬆、細軟、肥沃，散發着太陽曬出的溫暖。這片黑土此時踩在三位婦女的腳下，但是不屬於她們。黑色深重、陌生，也暗喻着三位婦女的生活處境。當然，它也使畫面得到穩定。

割麥割麥，收麥運麥，在割麥人群後面，遠遠地站着一匹黑馬，馬背上坐着一人。黑馬昂首站立，人也昂首挺胸地看着前面，姿態裏帶着威嚴。這個人即使不是麥田的主人也是監工。割麥的人都是臨





時僱來，這裏當然是私人農場。或許就是因為此人騎馬來到，這邊三位拾穗的婦女早就看到了，立即感到了局促和緊張，頭雖然低着但心裏明白，膽怯地往這邊遊走，遠遠地離開，儘量躲避開那個人的目光。三個女人，像空腹覓食的母雞，緩慢並專注地走着、瞅着，低頭尋找地上的麥穗和麥粒兒。

“你要允許外人到自己的地裏拾穗”，這是從希伯來人那裏傳下來的古訓。他們的祖先告訴後人：“你的農場在收穫時，不可拒絕拾穗者，應該自由地讓貧苦的人拾取落穗，主是你的神，祂會使你的農地取得豐收。”如果拒絕了拾穗的窮人，明年就會受到天懲而歉收。《聖經》中也申明，窮人的拾穗權是上帝的給予：“在你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在《路得記》裏，當寡婦路得在財主波阿斯收割的麥地裏拾穗，波阿斯看到後吩咐僕人：“……並要從捆中抽出些來，留在地上任她拾，不可叱嚇她。”波阿斯與路得交談，兩家居然還是族親。於是，波阿斯讓她從這裏扛回六簍大麥。後來，路得成了他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從這則故事裏，看到了波阿斯的恩德不是自覺，而是“故意”，他用麥穗和大麥做了圈套，為了得到路得亡夫的“遺田”。在中世紀歐洲，窮人拾穗要徵得主人的同意，因此也會因有些財主的吝嗇、冷漠而被拒絕。為了給窮人留條活路，教會專門為他們規定了“拾穗權”。法國的許多村莊立下規矩：“太老、太幼、太弱者准許拾穗”，“貧窮的男女應被允許拾穗”，後來甚至成為國家法律的條文。

TWO

地有主人，田地也是領地，地界也是不能隨意侵越的邊界，地裏的一墩野草也是他的私產。在人家地裏得到允許，把麥穗撿起來，這與站在門口乞討沒有不同。即使麥子收割完、收拾完，有上帝或者法律給予的權利，或者主人根本不屑，但在三位農婦這裏，心依然是卑怯的，她們只在、只可在這遠離收割的地方。倘若無意走近那片區域，定會受到嚴厲的呵斥。看那監工騎在馬上，居高臨下也居高望遠，甯看他兩眼向前，但冷厲的餘光肯定也沒放過這邊三個女人。令人注意的是，米勒把地平綫推得很遠也抬得很高，拾穗女人全處於地平綫以下，甚至這位要直

一下腰的老婦——她們是下層的底層人，是位卑的低賤人，是法國農村最貧困的人，孤淒、遊離、無助。古時的路得尚且還有亡夫的“遺田”，而她們，極有可能沒有一寸土地！

拾穗女人，近乎特寫般靠近觀眾，甚至就站在我們的面前。她們腳下的地面，黑土裸露，顯然不知梳理了多少次，不知經過了幾撥拾穗者，只有稀稀拉拉的麥茬，哪裏還有什麼麥穗，連麥草都沒留下幾根。但是，還會有，還會有麥粒兒，小小麥粒兒總會躲過細心的眼神。果然，她們看到了，兩個人彎下腰去；中間的女人伸出右手，幾乎用所有的指頭去抓，胳膊幾乎垂直地伸下來，抓得笨拙而有力，她是生怕有一粒麥子再漏掉。左邊的女人也看到了麥粒，伸長胳膊，張開拇指和食指就要去捏，要把麥子一粒一粒捏出來，捏進口袋。三個女人已經遊走得很久了，總是彎着的腰酸疼難耐，但眼睛依然不肯從地上挪開，如果伸直腰喘口氣，就可能把腳下的麥粒兒錯過，所以，中間的女人只好把左手反搭在後腰上，稍微緩解筋骨。最右邊的女人年齡最大，累得腰都一下子直不起來了，只好用左手按住膝蓋，支撐上身微微喘息，可是她的頭依然低着，兩眼依然瞅着地面，生怕有一粒、兩粒麥子埋在浮土裏、掉進土縫裏或壓在土塊下。羅曼·羅蘭看到這幅畫，曾經激動地嘆息：“三個令人難忘的農婦在田間拾麥穗，她們好像用手指甲摳出她們渴望找到的麥穗。”每一粒麥子對她們都是無比珍貴，這是活命的口糧！

曾有專家證實，三位農婦確有其人，而且是祖母、母親和孫女。我未睹其詳，或許她們就是米勒的鄉親甚至鄰居，不知這個家庭遭遇了什麼，致使祖孫三代女人一起出來撿麥穗。割麥的人群裏也有不少女人，為何她們不在其中，農場主為何不僱傭三人中的年輕者；她們的兩代丈夫，很可能也不在割麥的人群裏，此時，他們在哪裏做活，全都不得而知。靠三個女人撿拾麥穗維持飯食，這個家庭肯定陷入了極其悲慘的境地。在遍地麥浪的季節，他們卻在飢餓中掙扎。

列維納斯，法國充滿人道的哲學家，他把飢餓形容為在死亡和上帝之間的動搖，因為它既撕裂着人的生理需要，又對人的完整意義進行無情剝奪，其痛苦的尖銳摧毀着所有本能意念中最本質的肯定，從而對生存產生陣陣絕望。理解列維納斯和米勒此作不難，只要面

對一束麥穗餓上七天即可。但是，你仍然無法和畫中人物感同身受，她們面對的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是飢餓最可怕的懸臨和威脅。

飢餓讓人頭暈眼花，四肢無力，腿如灌鉛，胃在痙攣、腸子糾結；餓到最後肚皮就會薄得透明，死羊般的眼睛黯淡無神。當年，斯諾先生來到戰亂的中國，看到武漢飢民悲慘的情景，“你有沒有見到一個人一個多月沒有吃飯？兒童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子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像生了腫瘤”。這也理解了蕭紅的文字，當她幾天沒有飯吃眼冒金星，盯着房間裏所有的東西問：“床板可以吃嗎？草墊子可以吃嗎？”

可以，墊子裏面填充的是碎草，當人餓到極限的時候！

法國作家薩特曾這樣說過，人，“寧可有尊嚴地忍飢捱餓，也不願受奴役中有麵包吃”。這是吃飽之後吐出的昏話，它引起阿倫特的反感和譏嘲：“……任何人只要對人體的種種運動過程稍加觀察，就會知道這一說法是錯誤的。”世上人，並非全都是壯士，更多俗人必須靠衣食溫飽活着。魔鬼試探耶穌的忠貞，聖子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的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在這裏，耶穌沒有否定食物，而是將它與神的聖言並列，甚至作為不可或缺的前提。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到，“在食物問題上，包含着整個此世的偉大秘密……為了食物，多少靈魂在互相廝殺”。羅贊諾夫據此解釋說：“貧窮、令人憂鬱的痛苦、沒有被溫暖的肌體和飢餓的肚子的疼痛，將壓制人的心靈裏的神的東西，他將拒絕一切神聖的東西，去敬拜粗野的、甚至是低級的，但卻能給人以食物和溫暖的東西。”

有俄國詩人，曾真摯熱情地詠嘆玫瑰般的愛情和溫馨的眼淚，寫過嫉惡如仇的階級背叛，當他後來生活潦倒直至在街上乞討時，他感嘆着：“為了食物，任何卑鄙的勾當我都可以去幹。”

凡上種種，都有助理解三位拾穗的飢餓女人的辛苦、痛苦和悲苦。讓所有人填飽肚子，無饑饉寒冷之虞，乃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底綫倫理。只要還有一家拾穗人，這個社會就不能稱為善好和正派，因為它的制度依然造成貧富差距，或者它有力量救助但卻冷漠。米勒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從祖母的教誨裏，他被植入了普世的悲憫。在畫中，他描繪出天地的金黃，陽光依然透過浮雲照耀世界，他讓陽光裏充滿神意元素，流溢着



上帝的垂愛，在這垂愛裏，窮人、富人都是平等的。陽光灑在三位拾穗者的頭上、背上、胳膊上、手上，但也對比出她們身底下重重的陰影，陰影被米勒着意強調，它從人物的額頭、脖子，她們彎屈的腰和腹部，背光的身側與身後，投在地上的影子和黑土重合，而且越往外越黑。這裏就不僅是人物的當下處境，甚至就是命運和宿命，貧窮與飢餓如影形隨。這不是上帝分散了慈福，而是這個現實太多的不公。

THREE

對三位拾穗婦女的衣着表現，米勒頗費匠心。她們全都穿着粗布棉襖和棉裙，不知穿過了多少年，襖與裙全都褪色，破舊不堪。右邊半站的老婦，上穿的棉襖早就泛白，袖子和肩膀的接縫開裂，不知是綫縫不住布，還是布咬不住綫，腋下的棉絮露了出來。經年在外的日曬，破襖所有受光地方，如袖子、肩背幾乎都看不到本色，只有襖背下面和紮腰處以及袖底的夾縫，還殘留着原初的深藍。貧寒之家，做一件棉襖實屬不易，即使襖被穿成了這般模樣，腰前還要紮塊髒兮兮的圍裙護住。再用土黃色的舊布疊成了口袋，繫在腰前。

中間的女子，黑色棉裙，同樣辨不清上衣是白是黃還是淺藍，袖子從肩膀開始，磨出了一溜破綻，露出連續的綫縷和窟窿，但是她還是要戴上兩隻套袖；套袖也舊了，或許就是用舊紅粗布針大綫地縫成，上面粘了一層灰土，為了不讓套袖下滑，還用細繩緊緊紮牢；三人中她最年輕，套袖的朱紅和紅頭巾搭配，還是給這一身鶉衣的姑娘添了些秀氣。姑娘腰下的口袋最大，這更像專為拾穗縫成，背帶在後交叉，敞口的袋子垂在腰下，可以方便地把帶稈兒的麥穗放在裏頭，口袋集中了三個人所撿，而其他口袋只放短穗和麥粒。祖孫三人的穿戴，符合各自的年齡與身份，可以看出，米勒注重顏色的配置和照應。祖母和母親，都穿藍色棉裙，而母親穿着棕灰色破襖，袖子明顯因為縮水而變得又短又瘦，露出半截手腕；母親紮着普藍頭巾，而祖母的頭巾已經看不出土黃或土灰，就是一塊肮髒的抹布。衣裳的顏色，在三人身上產生交替性的襯托和對比，使形象因為家庭而親和。她們都穿着木鞋，行走起來笨重吃力。天氣越來越熱，割麥的人們全都是單衣，可這三個女人仍然是棉衣棉裙，只

有一種解釋：她們還沒有應時可換的衣裳。

因為畫題是拾穗，手，是必須刻畫的，米勒當然不會在此輕心。他讓三個女人的三隻手伸出來，伸到讀者面前。三隻手因為拾穗相同，也因年齡不同。最左邊女人的手迎在陽光裏，微白，但指頭沾滿黑土，手的動作靈活；中間姑娘的手，正在地上抓捏，五指是黑的，但手背有着微紅；而老婦的兩隻手，左手按在膝蓋上，只看到外側，右手伸出，好像捏住了一粒麥子；這兩隻手，棕黑、枯乾，就像兩隻被烤得焦糊的獸爪，呼應着同樣棕黑色的臉，令人觸目驚心。這雙最老的手，辛苦了一輩子的手，做了多少髒活、重活和累活，經受過多少磨難而且依然經受着，直到有了兒媳，又有了孫女並且長成了姑娘。可是，這些手依然為貧窮和飢餓所促逼，在人家的地上尋找餬口的糧食。往前指的手、抓捏的手、暫且抬起來的的手，全都表現出執着，細細端詳和體會，手的不同動作裏，似乎帶着惶恐和焦灼的喜悅，因為它抓到了麥子！……這也應了某位哲人的話，手，一直是人性的例證。

正如希臘王子的埋怨，三個女人的面孔沒有露出來，只有老婦起身的時候才看到她的鼻頭、嘴唇和突出的顴骨。就這半邊肖像，盡可以看到她的木訥和愚鈍。細看暗影裏那兩張低下去的臉，姑娘的臉相比稍白，而她母親的臉色幾乎和祖母一樣黧黑，是醬黑色、醬紫色，甚至和遠處拉車的黑色牲口構成了暗喻。是的，臉不需要也不必要露出來，這不單是拾穗的動作使然，而且對於拾穗者，對於在飢餓中煎熬、苟活着的人，已經把生命的欲求降低到最低層面，收縮進肉體裏，人的所謂臉乃至尊嚴也就隨着抹去。若說她們心中還有殘存的精神，那就是乾癟的咕咕作響的肚子。

米勒是在自己最窮困、最窘迫的日子裏完成此作。因為畫賣不出去，交不起房租也付不起欠費，甚者被人斷了麵包，喊來警察上門催款；而灶前的劈柴只夠燒幾天。妻子面如菜色，幾個孩子嗷嗷索食。因為勞累、憂愁和焦慮，強壯的米勒屢屢病倒在床，這使他深深體驗到物質匱乏對家人的身心摧殘。畫家苦苦思索錐心自責，卻找不到讓妻兒受凍捱餓的理由。期間他彷彿看到麥田裏三位拾穗的女人，苦命相惜，鄰人如我。

噴鼻的麥香，飽滿的麥粒，雪白的麵粉，焦黃誘人的麵包啊。

世上的貧窮不全都是殘酷的，最殘酷的貧窮，是窮進了腸子！

